

# 讀書是一輩子的事

穆欣欣

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定的第三十個世界讀書日。

世界讀書日的設立初衷是希望散居各地的人，無論年老還是年輕，無論貧窮還是富裕，無論患病還是健康，都能享受閱讀的樂趣，都能尊重和感謝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貢獻的文學、文化、科學、思想大師們，都能保護知識產權。

我非常喜愛這段讀書日的宣言，體現了對知識的尊重、對全人類的包容，溫柔而有力，擲地有聲。

朋友說，這段話像極了結婚誓言。我卻說，書比人忠誠吧？它沒有背叛這回事。只要我們眼裏有它，它就能讓我們享受閱讀的樂趣。

這篇文章，理應寫在讀書日之前。不過，我很快就為自己的拖延症找到了理由：忙啊，因為此前我參加了不止一個與讀書有關的活動。其中有兩場有意思的講座。

一場是九十一歲高齡、有「人民藝術家」美譽的文學家王蒙蒞臨澳門開講。王蒙一人帶動全場，講足一小時不喝水，不用ppt講稿提示，思路清晰，語言流暢無磕絆、無冷場，身體力行地詮釋了這場講座的主題——文學和語言的魅力。王蒙說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，語言的藝術是思維的藝術，而語言也是觀念、情感和認知，能夠直抵人心。他以《三國演義》曹操問關羽「將軍別來無恙」，短短一句，讓兩人的過往和現在的相遇交疊。關羽憶及當年曹操上馬金、下馬銀的禮遇，最終作出放過曹操的選擇。如果把「別來無恙」換成英語「Are you OK」，則味道全失。

別來無恙，此中有情。曹操一開口就贏

了。語言的魅力，開場即從王蒙的講台撲面而來。

慕名來聽講座的人很多，包括我。九十一歲的王蒙，本是一部傳奇，一切於他來說，都能舉重若輕。自知學不來王蒙深厚的學養和文字功力，我的好奇在於，是什麼能讓一個人的生命長久又有質量？從王蒙身上，我看到兩樣東西，或許是自己還得以調整人生步伐：一是自嘲，用以化解窘境和尷尬；二是永遠的學習（新事物、新知識）。

王蒙說，一次一個特別年輕的電視台女記者問他年齡與寫作的問題，他不能直接回答：「我不老，我還能寫」，故以「明年我將衰老」作答，既直面衰老的自然規律，又顯露出四兩撥千斤的智慧。

明年復明年，明年未來，此刻我還未老。王蒙在新疆生活過十六年，能用新疆話和當地人無障礙交流。再就是到世界各地，王蒙曾用英文、德文、波斯文、俄文演講，做出學習榜樣的示範。之於實用主義者而言，學什麼總是和有沒有用掛鉤，而王蒙則說：「先學習，後用。」

王蒙在講座上以李商隱詩句「昨夜星辰昨夜風」對應披頭四歌曲《Yesterday》，並以《夜雨寄北》四句詩闡釋文學作品如何展現時間的多重性。

如果說，文學是時間的藝術。那麼科幻文學指向的是未來嗎？另一場《悅讀科幻之美》科幻文學講座，由內地青年科幻作家李易謙、檸檬羽媽以「未來有多遠」為題共同主講，也許給出了答案。在科技神速進步的時代，關於未來的定義會隨之改變嗎？未來有多遠，既是對創作者提問，也是對時代發問。

八〇後的李易謙本職是記者，九〇後的檸

檬羽媽是醫學博士、神經科醫生，兩人雖業餘寫作，卻出手即不凡。李易謙的《維度》獲今年舉辦的第三屆科幻星球大賽科幻單元長篇小說冠軍；檸檬羽媽的醫學題材《治癒者》被改編為內地热播電視劇《治癒系戀人》。

李易謙回應主題，說如果科幻只看未來，那麼那些已經在我們生活中成為現實的科幻作品，是不是就失去意義不用再看了？顯然不是！檸檬羽媽回顧自己從醫和寫作的歷程，是這些小問題從中學時期就開始困擾她：人是什麼？思維是什麼？記憶是什麼？是否可以進行記憶移植？又是否可以實現思維永生？

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的技術革命，挾裹時代洪流而來，沒有人能繞開它。或許每一個寫作者都有過這樣的自問，「我會不會被AI取代？」李易謙和檸檬羽媽對此的看法是，AI技術固然強大，但人類在科幻創作中的獨特價值、人類的情感認知、共情能力，在創作和閱讀中探索自我的過程，以及像旅途一樣的寫作，是從有趣的故事展開，世界觀也會隨之自

然展開，這些都是AI不可取代的。

一位學生聽過講座後說，我懂了，未來即當下。

李易謙後來在澳門文學界的小型聚會上，說了一句霸氣的話：「以AI現在的文筆，你連和它拼一拼的勇氣都沒有，還寫作幹什麼？放棄吧，不要寫了！」

此外，澳門這段日子還有每年一度的春季書展。開幕前一刻，我去了書展，負責書展的好友正好在場。眼前客流稀疏，好友卻說這是客流最多的一天。至於書展銷情，只得一成五，創下歷年新低。她接着對我說，澳門打造閱讀之城，辦書展卻門庭冷落。你不覺得很黑色幽默嗎？

一次書展的客流，不能說明澳門是否當得閱讀之城的美譽。不過，我們今天所說的「閱讀」，該如何定義，以及閱讀推廣的重點是什麼，卻值得再探討。

隨着時代的發展，電子書和有聲書等也被納入閱讀推廣範圍，和紙質書共同構築今天多元閱讀的天空。閱讀推廣更需要強調經典閱讀和深度閱讀，這是抵禦碎片化的信息侵蝕我們思考能力的最後一道防線。

讀書日過去了，你是否依然在閱讀？畢竟，讀書不是一天、一月、一年，而是一輩子的事。



◀「澳門圖書館周」設有多項書香活動。

## 七日談

（澳門篇）

## 旅行的N種方式

「五一」小長假，內地與香港遊客實現「雙向奔赴」。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消息，假期首日已有八十八萬人次出入境，其中入境的四十六萬人次中，近一半來自內地。

遊客多了，帶動餐飲零售消費種種，文旅從業者自然歡欣鼓舞。遊客人數的增多，卻也會導致景區超負荷，反而可能影響旅遊體驗。畢竟，見到人滿為患的沙灘，或是網紅景點密不透風拍照打卡的人群，總歸與大家想像中悠閒、詩意且浪漫的度假旅行相去甚遠。

這些年，或因旅行，或為出差，遠遠近近去了不少地方，發現不同城市對於在地旅遊資源的宣介和推廣，各有側重。有些志在打造商業步行街，在城市核心區引入潮玩、購物或餐飲名店，吸引年輕時尚一族目光；有些則推崇其自然風景，不惜功夫打造山海風光，再從傳統文化藝術中汲養，帶領遊人穿行古今，探索自然與民俗風物的融合。不論如何，皆注重「體驗」二字：或興奮刺激，或悠閒舒緩，總歸要讓遠道而來的人們賓至如歸，樂而忘返。

我過去過的一些城市，文旅資源固然豐富，卻每每將絕大部分筆墨篇幅

用來書寫幾個最知名景點的故事，而其他新鮮的、有待開發和探索的旅行資源，卻落墨甚少。比如說，某座城市以海聞名，當地便下大力氣打造海濱沙灘，而忘記了海的背面竟有幾處少為人知的郊野公園；又比如，某座城市有一條廣為人知的名品購物街，旅遊攻略便頻繁宣傳，以至於隔着數條街之外的文創街區，竟少為人知。而在我看來，一座城市的文旅產業若想持續發展，聚焦和打造熱點自不可少，適當地分散焦點、在城中不同區域發掘甚至建構在地獨特的旅行資源和線路，或也是另一處「破圈」的關鍵。

當我和外地的朋友談起香港旅行這件事，大部分人都會說起尖沙咀星光大道、說起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，當然還有銅鑼灣人潮湧動的購物廣場。但其實，香港還有佔地六十多公頃的濕地公園，有深水埗和荔枝角的文創市集，以及藏身港島之南的中西畫廊和藝文空間等等。在「定製」和「小眾」愈來愈成為年輕一代外出旅行潮流趨勢的當下，小而美的景點或將大有可為。



▶潮玩街區日益受到年輕一代的追捧，圖為長沙近年備受關注的景點「潮宗街」一景。作者攝



## 英倫漫話

江恆

很難想像，當已故作家伊恩·班克斯得知他的「文明」系列小說竟然是企業家馬斯克的最愛，並且許多經典科幻作品正在滋養西方科技巨頭們的未來願景，他該有多麼驚訝。

毋庸置疑，馬斯克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源於試圖複製科幻小說。創造了「機器人學三大定律」的作家艾薩克·阿西莫夫的小說《基地》，激發了馬斯克殖民火星的願望。馬斯克曾說，特斯拉的Cyber truck是「會駕駛的銀翼殺手」，如果你想像自己生活在一個荒涼的星球上，它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。不久前馬斯克推出的AI工具Grok，則是受到「科幻先生」羅伯特·海因萊因的啟發，後者在小說《異鄉異客》中提到火星語「徹底理解」一詞，正是Grok，這也體現了馬斯克對AI的終極願景：打造一個能夠真正理解宇宙的AI模型。此外，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（開發可植入的腦機界面），明顯受了作家伊恩·班克斯在《迎風舵輪》一書中描寫的可植入「神經織網」概念的影響，而SpaceX用於降落助推火箭的駁船，皆以班克斯的「文明」系列小說中提到的太空船命名。縱觀馬斯克對企業的構想，也顯然基於作家道格拉

斯·亞當斯的小說《銀河系漫遊指南》。

實際上，馬斯克並不是唯一一個懷抱這種科幻熱情的人，企業家馬克·扎克伯格將他的公司重新命名為Meta，即「元宇宙」(metaverse)，該詞首次出現在作家尼爾·斯蒂芬森的小說《雪崩》中。朱克伯格對這本書非常着迷，書中講述了人們如何進入一個模擬世界，以避免現實世界陷入反烏托邦的混亂。據說Facebook的所有產品經理一度被要求閱讀這本書作為培訓的一部分。與此同時，《雪崩》也啟發了Google地球的開發，並且是微軟Xbox開發團隊的必讀書籍，而亞馬遜公司創始人貝佐斯也非常喜愛斯蒂芬森，因此聘請他為自己的藍色起源火箭公司工作。

如果科幻的影響只是體現在產品設計上，那就不成問題了。但真正的麻煩在於，科幻不僅注入了科技大亨的商業概念，也注入了他們對社會和政治的扭曲理解。在當今硅谷巨頭們成長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科幻小說的主導類型是賽博朋克，正如「賽博空間」一詞的發明者、作家威廉·吉布森和斯蒂芬森的小說，以及大量電影和視頻遊戲中所體現的那樣。這一流派的始祖是有「科幻小說之魔」稱號的作家菲利普·K·迪克，他的小說和短篇故事催生了包括《銀翼殺手》、《全面回憶》和《少數派報告》在內的科幻電影。

## 當科幻照進現實

和作家迪克在人生最後的那幾年深受精神疾病困擾相類似，他筆下的故事充滿了安非他命引發的偏執，那裏沒有什麼是值得信任的，也沒有人是他們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。這種風格對現代西方文化和美學的影響，可以說比其他風格都要大。比如在小說《Valis》中，一開頭作者就強調自己即是書中主角，但他刻意將兩者分開，半自傳式以第一人稱的「我」，側面描述貌似精神分裂的化身。包括一九九九年上映的電影《黑客任務》，也是迪克廣泛影響的一個例子：他經常談論其他世界，並認為我們自己的現實是一種模擬。

正如歷史學家理查德·霍夫施塔特在一九六四年獲普利策非虛構作品獎的《美國的反智主義》中指出的那樣，「偏執風格」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右翼政治的一個特徵，美國的一個問題恰恰在於，有那麼一幫人總是要求它「完美」，他們信奉所謂的「純樸」，遠離「智識生活」，一旦失去身為「純樸之人」的光榮地位，他們便會遷怒於整個社會。反映到當今美國科技巨頭身上，他們將大量賽博朋克小說的反烏托邦背景，視為他們需要試圖逃離的世界的預言性景象，無論是通過殖民火星，還是建立元宇宙。實際上卻如同原著小說中的人物那樣，他們往往要為反烏托邦的出現負責，但卻以某種方式將責任推卸給大眾。

這不是空洞說教。研究顯示，老年人每天做三十分鐘家務，不僅能降低全因死亡率、減少疾病風險、延緩認知衰退，還能怡情養性、緩解焦慮抑鬱、增強生活自信，何樂不為！

由是觀之，人生最緊要的是要有個興趣愛好，最好從年輕時就開始培養，不求特別意義，無關宏大敘事，只為生活豐富多彩。更為重要的是，這是生命中的一道光，不管有朝一日外界發生什麼變化，都能幫助你於困頓寂寥中自得其樂，享受離群索居的孤獨時光。

南宋臨濟宗楊岐派得道高僧慧開禪師苦參「無」字話頭，終得開悟證道，並留下了一首禪詩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。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」，勸喻世人放下我執，回歸平常心，體悟世間美好。不可執，人到了下半場，是非恩怨轉頭空。當不念過往、不畏將來、不負當下、不亂於心、不困於情，物來順應，隨喜隨安，尤當及時「斷捨離」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樣。

地球在宇宙中的孤獨，縱使你權傾天下、富可敵國、才高八斗，也難免會染上孤獨症，尤其在被邊緣化的垂暮之年。

這或是人類的宿命。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在《百年孤獨》一書中警告，「生命中曾經有過的所有燦爛，原來終究，都需要用寂寞來償還」，而「寂寞是造化對群居者的詛咒，孤獨才是寂寞的唯一出口。」

怎麼辦？馬爾克斯說，「幸福晚年的秘訣不是別的，而是與孤寂簽訂一個體面的約定。」承認也好，否認也罷，對絕大多數人而言，過了繁花似錦的年紀，如何與自己和解，找到一個能夠安放靈魂的地方是一個永恆的話題。

至於何謂「體面」，並無標準答案，悲喜自渡，適意悅心就好。事實上，無論是琴棋書畫、吟詩作賦、養花弄草、漁樵江渚，還是提籠架鳥、求神拜佛、熱心公益、含飴弄孫，以及跳廣場舞等，都是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，即便人之所惡的家務活，也不失是一種修行，如同小和尚「砍柴、挑水、做飯」。

## 悲喜自渡

晚上路過北京西四地鐵站自然資源部邊上的地質科普廣場，只要不颯風下雨，總能看到一群人載歌載舞，對着螢幕唱卡拉OK。遠遠望去，心裏直犯嘀咕，這些人真有興致，把家裏的大彩電都搬過來了。

我五音不全，對唱唱跳跳怎麼也提不起興趣。前兩天再次路過時，不知怎麼，還是忍不住好奇，特意穿過馬路折進廣場亂闖。走進一看才發現，哪有什麼電視機，只是搭了塊布幕而已。投影機播放着經典老歌，舞步伴着歌聲，輕暢歡快。

看他們的臉，多少都有歲月留下的痕跡，想必大半是退休老人。

現代人的壽命越來越長，「老有所養」日益受到社會關注。這個「養」字，不僅指的是物質保障，還包括心理健康。只有老有所樂，晚年生活才可能過得有滋有味。這固然離不開社會和子女的關愛，但自身的努力同樣重要。

我們或都有過這樣的經歷，一些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退休沒幾年，一下子就蒼老了許多，像變了個人似的。我一度對此百思不得其

解，直到自己退休後才明白，有些人之所以退休前後判若兩人，除衰老因素外，退休本身也是人生的一道坎兒。

離開熟悉的工作環境，由忙到閒，一下子無所事事，很多人會莫名失落，無所適從。加之，隨着生活軌跡的變化，那些曾經形影不離的朋友同事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成了熟悉的陌生人；那些曾經的嘔寒問暖，突然變成了敷衍輕慢。

於是，心理承受能力差的開始抱怨世態炎涼，甚至受消極情緒影響，慢慢變得萎靡不振，不能以平常心看無常事。顯而易見，很多時候，催人老的不僅是歲月，還有繁華褪盡後「繞樹三匝，何枝可倚」的寂寞。

人類的孤獨也許是與生俱來的。天文學家推算，在可觀測宇宙內至少有二萬億個星系，恆星和行星數量龐大到難以想像，按理不可能只有人類文明。然而，令人失望的是，人類搜尋外星文明迄今無果。

從目前的認知看，地球在太陽系中是獨一無二的。生活在這個孤獨地球上的人類，恰如



## 人生在線

張介嶺